







R  
050  
996



3 1558 3136 9





## 論中日交涉

二  
徵 塵

近數旬來的中日交涉似乎已陷入極端沈鬱的空氣之中。現在交涉之門雖然還未曾閉塞，桑島須磨仍然來往於南東京東京之間傳遞訓令，張外長與川越大使還有會面的可能，中日的僵局似乎是不能打開的，雖則正式決裂的時期似乎還未達到。

這次交涉之漸入於僵態是容易明白的。在中國方面，我們已到了再不能讓步的關頭。自從東北事變起直到今日，五年之中我們不知讓了多多少步；但是我們每讓一步日本便進一步，無理的要求答應了之後還有更無理的要求。我們的政府在這步步退讓之中受到國人種種的非難。中國的人民不能容忍一個只會喪權辱國的政府。所以在日本當局提出「調整中日邦交」的辦法時，我們朝野上下都是極端歡迎的，因為我們願意與日本正式的外交代表把中日兩國的根本問題加以一番全盤的調整。但是我們心目中之所謂調整不是請求日本再向我們提出一套無理的要求，不是再作一番喪權辱國的交涉，而是將中日兩國間的一切糾紛作一次總清算，尋找一條「安定東亞」的路線。我們愛好

平和，但我們也愛護我們的國土與人民。我們不能以我們國家的命脈為和平的代價。日本果亦愛好和平，我們願意與他開誠磋商。但此項磋商應以調整邦交為原則，而不是再度的屈辱。我們不特是已經達到了再不能讓步的最後關頭，我們前此被迫而接受的屈辱我們希望能用外交的方法將其調整。以前日本所得到的利益使得中國與日本永立於對敵的場合；我國荷須永遠屈辱於這些條件之下，中日的邦交是永遠不能好轉，中日兩國是永遠不能提携的。我們希望掃除中日兩國感情上的障礙物，建造一條中日兩國共存共榮的坦坦大路，所以我們歡迎調整邦交的提議，希望憑藉着外交的方式我們能使中國人民對日的仇恨心理能夠掃除；而仇恨心理的掃除端在日本能尊重我國的主權及國格，不特不再做強盜式的攫取，非驅式的威脅，并且把以前由攫取及威脅所得到的利益交還給我。我們此時并不是要求日本把五年來的收穫一齊交還中國。我們是實際主義者，所以我們不存過分的奢望。我們只要日本澈底了解中日邦交的調整是以開誠交涉為方法的；為表示日本對於這

種方法的誠意，日本應將近年來在華北所造成的局面——用威脅收買欺詐恐嚇所造成的局面，從根本上加以改造，把塘沽協定以來的種種損害我國主權的設施一體消除。如果日本能做到此點，中國的人民便明白日本對於用外交方式來調整邦交的方法是有誠意的，以後外交之門便永遠不致閉塞，中日邦交也便走上了康莊大道，在這條大道上我們把一切的糾紛一一加以解決。我們既以這種態度來接受日本調整國交的提議，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再行對於日本無理的要求讓步；但不肯再行讓步，我們并且還提出我們認為中日邦交的障礙物來請日本將其掃除。我們的人民近來對於政府處置中日問題的態度表示相當的滿意，願意竭力為政府的擁護，便是因為政府現在已看清了此點。政府已明白的宣示不能再度讓步；政府對日本已提出上述的障礙來要求日本掃除。

但是這次的調整邦交提議雖然出自日本，日本對於所謂「調整邦交」的看法却與我們的看法大相逕庭。日本之所謂調整邦交不過是提出一批新的無理要求的別名。日本一方面表示中國所提出的條件他們簡直不予以考慮，一方面更要求中國政府答應許多比以前的無理要求更無理的要求。日本要求在漢口駐兵；日本要求華北五省的「特殊化

」；日本要求中國與日本共同防共。在漢口駐兵是現有條約所不許的；漢口是中國國防中心的咽喉，日本在那裏駐兵等於把中國的咽喉握住。華北五省的「特殊化」等於華北五省的「冀東化」；冀東的偽組織我們已經提出抗議認為侵害我國的主權，華北五省的「冀東化」是中國主權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損失。共同防共顧名思義是絕無理由的，日本之提出這點要求便是要憑藉着防共的名稱來實行統制着中國的國防設備。在提出這種要求時，日本并且在我們各地大肆武裝遊行。在上海他們超越租界的範圍佈防起來，置我們的抗議於不理。在平津一帶他們的軍備大肆練習「攻陷北平」的戰略。同時日鮮的浪人在到處走私，販賣毒品，強佔民房。這些要求和伴着這些要求的威脅恐嚇，使得中國的政府與人民深切地認識日本之所謂「調整邦交」不過是大規模的奪取中國的土地侵損中國的主權的烟幕彈。在這種惡劣的空氣籠罩之下，張外長與川越大使的談判無疑地是不會有結果的。

以上所說足以証明中日此次交涉，因為雙方對於「調整邦交」的根本認識不同，故陷入現在的沈鬱空氣之中。我們中國人現在無須規勸日本之所謂「明達之士」叫他們認識這個難關而謀其打破；日本「明達之士」也許所在多



有，但他們的棉薄之力，於事無補的。即使他們有清楚的認識，這種認識也沒有影響所謂「國策」之可能。日本的「國策」是什麼我們也可以不必去過問；因為「唾手可得」的好處是沒有「國策」的國家都不肯放過的，何況一個有早已注定的「國策」的國家。我們現在的立場便是希望政府，鞭撻督促政府，堅決地守着前此的主張，以不折不撓一步不讓的精神與態度與日方廣續談判。政府須要認清，無論政府之所謂「最後關頭」在那裏，中國的人民是全體一致地，堅決的不肯容忍再對日本作一絲一毫的讓步。我們同日本辦理交涉，是希望從交涉裏我們能貫徹我們的主張。我們不是為交涉而交涉；更不是無論如何都得交涉。交涉如果與我有利，即中日的邦交能依我們上述的認識而得到一種調整，我們當然廣續交涉。交涉如果只是等於再度讓步，交涉的結果只是大規模的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那麼我們何貴乎交涉，何必交涉？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對於交涉的態度是一視交涉的成績而定的，也可以說是一視日本對於交涉的認識是否轉移而與我方的認識接近而定的。我們堅決的抱定我們的主張，守着我們的陣線，絕對不作任何的讓步，是促醒日本最好的方法，是使得日本

明瞭我們的立場唯一的方法。中日交涉的轉向皆視我們的主張是否堅決，我們的陣線是否牢固。不久以前日本有一位新聞記者到中國來，他說在中日交涉的緊急關頭，中國的人民是鎮定的，日本的居留民倒恐慌起來。日本在華的居留民向來是主張激烈的，他們向來請求他們的政府「積極對華」。日本的資本家向來是主張向中國投資壟斷中國的市場為經濟侵略的。但是在這個雙方調兵遣將的時候，日本的居留民也恐慌起來；交涉失敗對於他們是最不利的。日本的資本家也不願在中國投資，日本軍部也沒有資本可投，華北的「經濟合作」講來講去還只是日本對中國人投資歸日本節制，有利日本享受，無利中國吃虧而已。所以只要我們的壁壘森嚴，保持着最大的決心，以明顯的事實表現我們的立場，荆棘叢叢的中日難關或者還有打開之一日。若果我們依舊是敷衍延宕，拿不定主意，還是使日本相信中國之事只要威脅便能唾手而得，那麼這次的「調整邦交」的結果只有是使中國的國土與主權更作一次鉅大的創傷，中國人民對日仇恨的心理更加一層的深刻而已。這樣的交涉又有何益呢？

廿五年十一月一日

## 中日外交緊急感言

趙錫麟

顧亭林先生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現在真是興亡之時，我輩匹夫，不可不負一部份之責任。英國政治學者拉士基常言：「若言論自由為有價值之物，則在緊急時期，應當充分利用。」現在到了非常緊急時期，我們不可不充分利用言論自由來說幾句真率話。

中國與日本為同種同文之國，本無自相殘殺之必要。若能通力合作，反可共存共榮。所以彼此仇視者，直率言之，由于日本之侵略。我們素知日本侵略中國之事實，但求遠深究其侵略之動機，以致一味咒罵，但終無法解脫。為今之計，宜深究其侵略動機，為釜底抽薪之計。日本不乏明達之士，未嘗不能懸崖勒馬，改弦更張，以免戰禍。如中日兩國，皆被其禍。萬一不成，則責有攸歸，我已盡廢戰之力，而彼方不悟，一味強橫霸道，以最殘忍之戰爭加諸吾身，吾人為人格計，為國家民族生存計，亦為世界人類正義和平計，惟有悉索敵賦，與之周旋耳。戰固亡國，和亦亡國，與其和而亡，孰若戰而亡之為快耶！況我國軍力，日益增進，國際形勢，日益有利于我，未必一敗

塗地萬劫不復耶！

日本侵略中國之動機，首當推長權中國之進步。邇來日人常譏我有「恐日病」，提到日本，便有談虎色變之慨。其實日本自己亦有「恐中病」。他們看見中國如是大，人民如是多，文化如之悠久，寶藏如之豐富，進步如之速。同時想到日本國土之小，天然原料之少，與夫日本歷代侵略中國所種下之深仇巨恨，那有不心驚胆寒之理。在國際紛爭局面下，「鄰之厚，君之薄也」，這句話乃是當今政治家之心病。他們自然想到，一旦中國翻身爬起來，找日本復仇，日本如何抵擋得了，倒不如乘此機會把中國打下去，使其永遠不能報仇雪恨，並且佔據滿蒙大陸，安定日本經濟立國基礎，那時，任何國家，他們都可以不怕了！關於這種畏懼心理我們應當老實實向日本人說，我們不算舊賬，只顧將來；以往彼此互相侵略，成為國際慣例；今後通力合作，共存共榮，化干戈為玉帛，開國際合作之新紀元。所有不負責任之宣傳，足以引起日本之疑懼者，皆在取締之列。「攻心為上，攻城為下」，

這就是攻心之法。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二動機爲人口過剩。說來也好笑，日本人安土重遷，不適于滿洲天氣水土，難與中國東北勞工競爭，結果，大吹大擂的向我東三省移民數十年，只移去三十萬人。而其本國人口每年增加八十萬。數十年所移之民，不及每年增加之半數。如昂而欲以佔據東北爲解決其人口過剩之道，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可是日本人不顧邏輯，不管事實，天天拿人口過剩作侵略滿洲之鐵鎚理由。按諸事實，匪獨佔據滿洲，不能解決其人口過剩問題；卽征服全中國，而其人口過剩問題，仍然存在。何也？不見彼移民東北數十年之成績耶！經數十年之久，方移三十萬至東北，若移三百萬至中國全部，則非數百年不可矣。其于日本增八十萬之人口問題有何幫助耶？吾人對此，應根據事實，指出日人宣傳錯誤，空中樓閣，自欺欺人。解決之道，不在侵略中國，而在提高生活程度，節制生育，與發展工商，增厚經濟力量。關於這一層，我們中國大大可以幫助日本，因中國有深厚富源與廣大之市場，可以供給日本原料與推銷日本工業品也。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三動機當屬經濟性質。他們需要原料，而本國原料不足，尤其是工業化必需之鐵與油。他們

需要市場，而本國市場不夠，非往他國尋求不可。中國近在肩膊，面積廣大，雖未開發，而寶藏甚富，可能性極大；人口復衆，雖目下貧窮，購買力小，而將來前途，未可限量。對於日本原料市場兩種需要適能充分滿足。兩國合作，遵循普通經濟供求原則，平等交互，兩得其益，無一受害，豈非美事？奈日本人復欲憑藉武力，以佔中國便宜，以取得經濟上優越地位。一方面傷歐美之感情，一方面失中國之歡心。一旦走到極端，戰禍蔓延，中國固遭瓦全之禍，而日本亦難免玉碎之虞。試問近代戰爭，勝者只有利而無害耶？况自經濟方面言之，戰爭乃殺雞求蛋之道，緣木求魚之舉乎！現日本人要求與我經濟合作，吾人應歡迎之，但勿忘平等交互原則，經濟供求定理，不可威脅，更不宜有戰爭。經濟「合」作，非經濟「獨」作，應以聯絡感情爲第一步也。

日本侵略中國之第四動機，由于中國政治上不軌道，四分五裂，羣雄割據，法紀蕩然無存，政府失其威信。堂堂五千年古國，墮入內戰漩渦中而不能自拔者二十五年，何怪乎鄰國之垂涎乎。「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中國之有國難，乃中國自招之也。夫東北四省，膏腴之地，森林礦產，素稱富饒，且操歐亞交

通樞紐，爲列強角逐之場。中日既已交際，日俄又曾決戰，險象環生，殷鑒不遠。而我之軍閥政客方事內爭，無暇外顧，人民復無政治知識與能力，只能爲人魚肉而不克作主人翁。保國衛民力量非常薄弱。同時滿地寶藏，亟待開發，而我不能開發。則我東鄰之越俎代謀，喧賓奪主，升堂入室，侵略併吞，本無足怪。自「九一八」事變以來，負東北守土之責者妄持「不抵抗主義」，一誤再誤，日蹙百里，以致有今日山河改色長城自壞邊烽日急之慘象。雖然，「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中國之紛亂，固招日人之侵略，而日人之侵略，亦促進中國之統一。若無國難，則今日之精誠團結一和平，不可得也。自茲以往，日本欲求如往日侵略之便宜，爲不可能之事。而往日侵略之結果，即造成將來仇視之險象。中國今日之國力固不足以言收復失地，甚至並許多未失之土地而不能守。但謂毫無抵抗能力，可以無代價無犧牲而根本消滅之，則與事實不合。

## 論安定東亞的可能路線

宋士英

嗟我東鄰，善于謀我，當亦善于知我。彼之武力，可以取我之土地，但不能得我之人心。我之人心，一日不死，則彼之掠奪，不能一日安然享受也。國際戰爭多矣，原因衆矣，而侵略土地爲其中之一重大原因。自國聯成立以來，會員有互相尊重領土之義務。非戰公約成立以來，戰爭可不復爲國家政策之一工具。人類進步，一日千里。有識之士，咸額手稱慶。一日瀋陽炮響，我東鄰舉人類數千年來最高之進步成績一蹴而毀滅之。我固倒楣，日亦瀕危。戰端再開，弱者固受魚肉，強者亦犯此險。循環戰爭，兩敗俱傷，得不償失。人類浩劫，莫此爲甚。日破此例，我若曲就，適成從犯。既喪失國家土地，復破壞世界和平。凡我國人，稍有血氣皆當誓死力爭失地。同時亦望我東鄰考慮，武力造成之局面，隨武力爲消長，非正當之解決，永不得吾人之接受也。

在本刊二二四號，光欽先生設計了一條「安定東亞的可能路線」，這條「可能的路線」，我們研究再三，總覺

得他「不可能」。如果可能的話，日本人也不成其爲日本人了，那裏還有什麼東亞的安定的問題，更何用我們來設

計什麼路線？

「要爭端得到解決，必須使各方當事者滿足其意願，至少亦須其意願得到相當的滿足。」這個前提，誠如光欽先生所說「是一種一定不易的原則」，絕對沒有疑義；但是日本的意願究竟是什麼？光欽先生却似乎弄錯了。他說：「日本的意願看來不易滿足，但是他的實際需要也並不是不能滿足的。日本因為地小人衆，資本主義的制度極度發達，因此有向外發展的要求，他們的大陸政策便是以這種要求為根據的。」經濟儘管是國際糾紛的主要原因，但絕不是國際糾紛唯一的原因，而且因狹義的國家主義，狂瀾的法西主義，所促成的許多國際糾紛，與經濟不過是一種徵末而又徵末，間接而又間接的關係。「經濟史觀」論者，以為歷史或人類活動，都由於經濟上的因果關係，而自有他必然的軌道，因為他們相信一切行為現象都是「必然」的，所以侵略，剝削，壓迫，都成了理所當然的事，自無所謂責任。國家主義者於是利用這個學說，發明所謂「生命線」，獎勵人口繁殖，偽造統計數字，這幾乎成了國際間通用的煙幕彈。日本自從得了東北四省以後，不願意把事情鬧得太滑稽，覺得不便一味使用這種煙幕彈，於是又發明了許多非經濟的理由，所以現在中日交涉的關鍵

，并不在經濟合作，也不在「大陸政策的實施方式」，而是在華北五省的特殊化，及所謂共同防共問題。如果光欽先生以為這兩項要求的最終目的，仍在「以軍事的壓迫，來掠取政治的權力，以政治的權力，獲得經濟的支配」，日本人的「迂迴的辦法」，真也似乎太「迂迴」笨拙了，日本人即使迂迴笨拙，恐怕也不致於迂迴笨拙到這步田地罷。

光欽先生不只是太小看了日本人，而且也太重視了我們自己的政府。他以為目前交涉之所以頗有「弄成一種僵局之勢」，部份的是由於我們政府，「不但不肯賠笑臉，且壓根兒不願吃耳光」，所以他「建議設立一個三國經濟會議，而謀中日俄三國經濟的調協」，弦外之音，就是說，在經濟調協的磋商中，中國政府不妨「賠個笑臉」，不妨「吃個耳光」。這個建議，我很擔心他呼中日雙方的外交當局看了，要笑死愧死。中國政府對經濟提携，經濟合作，早示讓步，人所共知。到了今日，光欽先生才來提醒政府要看別人的臉色，知進識退，不要一味肆意偏袒，逼直使我們覺得他所設計的這條路線，不但是一條不可通的路綫，而且是離題太遠了。

中日雙方不少賢明的外交家，對兩國關係的調整，東

亞和平的奠定，自不必就此灰心失望；不過因為日本是侵略國，主動國，所以這件事的重心關鍵，在日而不在中。

換言之，即有賴於日本者多，有賴於中國者實少。話雖如此，我們也不是全無責任的；「慢藏誨盜」，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我們知道和平之道在「防盜」而不在「貽盜」，我們就應該覺悟我們已往對和平的誤解與失責，今後萬不敢一誤再誤，一錯再錯。況且華北民衆早具寧死不屈的決心，如果政府再一讓步，不但不能使得步進步的日本「就此滿意」，更會迫着華北的人民鋌而走險，那時政府不只是國家民族的罪人，同時更是東亞和平的罪人了。

或者有人要說，日本硬要而我們則硬不給，結果硬對了硬，尖對了尖，豈不要決裂麼？我們的答案是：中國不欲獨立存在則已，要想獨立存在，這個硬對硬尖對尖的衝突是永遠不能免的。今日我們答應他五省獨立，如果他在十年以後再要求華南獨立，也許我們能作十年教練，十年生息的好夢。但是如果他緊跟着明天就要華南獨立，我們

是不是忍痛再讓一步，而自己退守到帕米爾高原上去呢？

況且一再的畏縮讓步，是我們自取滅亡；而「假局」衝突却不見得就等於決裂，惹起戰爭。我們須知日本之所以貪而無厭，是因為他可以「不戰而取」。如果我們明白的表示寧戰不與的決心，在東北尚未完全消化的現在，日本也何嘗不覺得戰爭是一件兩不合算的事？如果說到「面子」，我們更不必過慮，外交官的頭腦，絕不似光欽先生想像的那樣「太熱」，縱有時表現得很熱，也不過是裝腔「虎」人。因為，他們的冷熱體溫表，不是感情，而是算盤。況且日本人最重利害，最不講體面，日韓人民在中國販賣「白」一「金」，開設「俱樂部」，弄得醜聲四揚，體面全失，而日本政府並不經意，毫不約束，那麼一個侵略未遂，又算得什麼丟臉？如果有人說，「日本的臉與中國的臉不同」，我只好說，「反正中日關係是一個臭膿疔子，早破一天，也不過落得早出臭膿早放心」，我們又何必「惜膿而養瘡」呢？

## 開發西北的時期到了！

侯封祥

九一八事變發生，連續的失掉了東北四省的土地，於是國人的目光轉向西北，開發西北的聲浪一時高唱入雲，

報章雜誌上發表了不少討論開發西北的文字，要人們也有許多到西北去考察。真的，西北是中國文化的策源地，是國防前線，是應該開發的。不過自從開發西北的聲浪傳出

來之後，到了現在，我們所見到的開發的成績，除了隴海路西展，西蘭公路變成通車，和渭惠渠，涇惠渠幾處水利工程開辦外，此外較大的工作還見不到什麼。在喊着開發西北這幾年中，西北的民衆不單沒有得到什麼實惠，因為

朱德毛澤東殘餘股匪的竄擾，西北凋敝的農村更加破產，人民更加苦痛了。同時因為敵人的節節進逼，西北在國防上處的地位更危險了。我們回頭一想，原來前幾年的開發西北，只是一種口號，一種觀念。事實上政府並未拿出大力量來開發西北，因為追剿共匪，由江西而湖南，而四川，雲南，貴州，得到了整理川滇黔的機會，可以說政府最近二三年的精力是放在開發西南的工作上。又因為兩廣問題未能隨勦匪而解決，形成統一的障礙，政治上的隱憂，政府還得隨時提防着。國家的大難在外患，其中心則着重在華北；爲着對外，不能不先安內，爲着北征，則宜先入南，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原不必怪。現在川滇黔的政治已上了正軌，而兩廣問題又徹底解決了，西南方面此後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了。在這華北極端危險的時候，國人的視線

，政府的實力，都應轉向西北來，使開發西北的宣傳口號，變成實際的動作。所以我們不禁喊着：開發西北的時期到了！

我們要開發西北，不要忘了一個前提：開發西北必須先保存西北。有了這個前提，再說明開發西北所以刻不容緩的理由。第一個理由是軍事的，或國防的；第二個理由是政治的，或民族的。

現在先說第一個理由。自從日本佔領東北四省之後，節節向前進迫，塘沽協定成立了，敵人據長城之線，居高臨下，反客爲主。不久冀東二十二縣成立了偽組織，不久察北六縣在偽軍的進佔中也爲敵人所有了。目前察北偽軍西進，綏東告急，敵人又強在包頭設飛機庫，在阿拉善旗設特務機關。在外交方面，日本始終保持廣田三原則中的「共同防共」，大公報記者已指出日本所希望的防共是強拉着中國共同防俄。這一切都在說明日本志在貫徹滿蒙政策，由熱察綏而軍夏而新疆。這樣可以隔斷中國與蘇俄的關係，南下可以侵中國，北進可以包圍蘇俄，進攻西伯利亞和中央亞細亞。日本這種野心，不必詳說，明眼人都會看到的。但不論敵人的野心怎麼樣，我們現在已到了退無可退的生死關頭了，一寸一尺的土地不容我們再失，這是



全國人一致的要求。所以我們希望政府速將經營西南的軍隊大量的開往西北來，作開發西北的開路前鋒。從華北的大勢看，我們能把陝甘晉綏寧青各省守住了，充實起來，敵人必不敢前進。冀察特殊局面慢慢的也會轉變過來。即使戰爭發生，冀察有變，相信華北可以不失。

第二個理由是由政治的或民族的。西北各省中民族復雜，文化也落後。在名義上雖隸中央，實際則危機重重。以蒙族論，察北失陷之後，內蒙王公受敵人的誘脅，百靈廟蒙政會變質，烏伊兩盟在綏境另成立蒙政會。敵人仍在四出活動，目的在造成一蒙古帝國。其次，陝甘寧青新各地回民很多，敵人久有計畫造一回教國，俾與土耳其相接連。回民性強，加以宗教之故，果敵人之計得售，西北必與東北同一命運。現在政府在西北之政治勢力僅限於蘭州以東，其他僅存名義，甚至名義且不能保。欲改變這種情勢，必須由政治方面着手，提倡教育，發展交通，溝通民族意識，使邊疆民衆逐漸與內地民衆連成一起。有了這一步工作，敵人再去誘惑威脅，也無能爲力了。

開發西北，必先保存西北；保存西北，則惟軍事是賴。在這裏我們要指出來的，用軍事開發西北，莫善於軍屯政策。用軍事開發西北，在國防上說即是對抗敵人。對抗

敵人是一件大的工作，漢之對匈奴，宋之對遼對夏，都是相持很長的時日。所以我們現在也必須作持久的打算。實行軍屯，則土地與士兵發生不可分離的關係，日子久了，更可以增加其抗敵的潛勢力，此其一。現在全國軍費佔歲出之半，目前全國統一，軍隊應大加改造，且應使之從事生產。實行軍屯，則餉精有自，既免運輸之勞，且可減少國庫開支，此其二。西北殘匪，仍在猖獗，在邊陲荒涼之區，非從根本上着手，不易收肅清之效。實行軍屯，則可以軍事力量撫輯流亡，開闢交通，修築疆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收效於江西者，極須施之於西北，此其三。開疆制敵，實行軍屯政策者，歷史上不乏實例，最著者則爲漢明兩代。漢武帝屯田車師渠犂，爲軍屯之始。宣帝時趙充國與羌人對抗，屯田湟中，卒使先零瓦解，甘青內附。明初即實行軍屯，由南而北，由內地而邊疆，至正二十三年康茂才屯田有功，太祖下令激勵士卒曰：

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由此。

後來經營陝甘，經營遼東，都以屯田爲根本政策，洪武實錄中記載甚詳：

戶部尚書趙勉言：陝西臨洮，涇州，寧夏，洮州，



西寧，蘭州，莊浪，河州，甘肅，山丹，永昌，涼州等衛軍屯屯，每歲所收穀種外餘糧，請以十之二上倉，上從之。因命天下衛所軍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田，十之三守城，務盡力開墾，以足軍食。

經營遼東時，所需軍餉，向由海道，後來因為供費浩繁，也改屯田。遼東志載：

初大軍衣量之資，仰給朝廷。衣實則令山東州縣，歲運布鈔棉花。量給由直隸太倉，海運至牛家莊。供費浩繁，冒涉險阻，始制屯田。

靖難以後，成祖北遷，軍屯政策，有增無減。明史食貨志謂：

於是（永樂時代）東自遼東，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與屯矣。

以上略舉漢明屯田事跡，明初到現在不過五百多年，其在邊疆設衛的目的在乎防寇，軍屯則所以足食。這種政策的工效是不難想像出來的。

總括上面這些話，無論從內政上看，從國防上看，開發西北在目前是刻不容緩的。開發的步驟，應該是先軍事而後政治，先國家經營然後才可以招致私人的經營。在軍

事進程中，軍屯是一種很值得考慮的政策。歷史事跡，歷歷可尋，現在敵我情形雖與古不同，古人實行軍屯的意義似應可取法。翁文灝先生在他的「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一文中（本刊第三第四號）把西北可以開墾的地方分為六個區域：（一）渭河平原，（二）綏遠平原，（三）河套平原，（四）寧夏平原，（五）甘肅西部，（六）新疆。六區面積約四萬七千方哩，可以移八九百萬人。政府要能在這些地方分設屯墾區，實行軍屯政策，相信數年之後可以收相當的功効。當然，這是一件大的事業，必須經過專家的設計和研究，然後才可以定可否。我在這裏只是提出一點書生的意見，以備關心華北或西北的人們的參考。說到這裏，我又想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東北統治者，他也曾想到一旦有事，南滿一帶是守不住的，所以計畫鞏固後方，設與安屯墾區。可惜從事未久，巨變乃作。現在的西北，領土主權尚屬於我，正好及時開發。鞏固了西北，即所以保護冀察；開發了西北，才可以談到收復東北。蒙古平原和西北平原在歷史上是漢族與異族馳驅的場所，蒙古的騎兵可由此南下江漢，西出天山。將來的戰爭，這一線無疑的還是一個大戰場，我們能先佔一着，實行軍屯，作種種軍事準備，戰事發生，敵人兵少不敢前進，兵多則首尾難全，這

是制勝的先着。

現在西北危險極了，開發西北的時期到了！

## 浙江糧食消費的一個特殊習慣

張培剛

浙江是一般人認為糧食不足的一個省份，可是究竟不是與否，或不足到什麼程度，還得不到一個確切的答案。浙江儘管自產不足以自給，要仍不失為我國產米最豐富的省份之一。現在先不討論這個大問題，僅將浙省的一個特殊消費習慣提出來說一說，或許可以引起讀者的興趣吧！

大家都知道浙江的精華是在浙西（包括舊府杭，嘉，湖所屬各縣），而這個糧食消費的特殊習慣便剛好發生在浙西區域，尤其是在嘉湖二屬各縣。浙西毗連江蘇，同為我國著名的平原區，土質良好，極宜於耕植，而河道縱橫，密如蜘蛛網，尤便於灌溉與交通。物產以絲米二項最著名，其中產絲之平湖縣及產米之嘉善縣，素有「金平湖，銀嘉善」之稱，富庶可知。浙西的居民有一部分是從外縣（溫，台，紹三府所屬各縣）或外省（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移來的，俗稱「客民」。據稱因洪楊亂後，浙西本地人民死亡殆盡，故從外地移入大量人口。約計客民占浙西人口，各地由十分之一到十分之六不等。這些

客民都是年少力強的，極能耐勞吃苦，因而他們以種田的居多，而且他們的經營也較原籍本地的「土民」為好。土民眼高識遠，他們寧願放棄一般農作物的經營而專從事於植桑養蠶或織綢，因為後數者工作輕而利益大。這種土民與客民謀生方法之不同，是我們理解浙西特殊消費習慣先得明瞭的。

其次，浙西出產的稻米種類之不同，也是須加注意的一點。在嘉善，嘉興，平湖，崇德，海鹽諸縣及吳興縣東部，水道貫橫最密，灌溉最稱便利，所以他們生產的稻作和江蘇松江吳江等縣相同，均以粳稻為主。因為粳稻自插秧到收割經過時間極長，常在一百五十天左右，如無良好的水利作保證，便不能有好的收成。但在消費上，粳米形圓性粘（普通都用其作年糕），既易脹飽，又難消化，尤其是對於養蠶織綢的人民更覺得「吃不消」。所以他們只得另闢良法。在吳興縣西部及長興德清諸縣，水利較差，故多種黏稻。因為黏稻經過的時間較短，一般都是在八十天

到一百天之間，因而免除旱荒的可能性較大。黏米又稱尖米，象其形，無甚粘性。唯浙西人民還是覺得非變一變花樣製造一番便不好吃。

在種稻生產區域，人民消費的糧食是加工製造過的「冬春米」，糧市上稱「冬雙米」，俗稱「黃米」，以其色黃之故。這種米的做法有多種，普通是：第一步用竹蓆在地上圍一大圓屯形，內可容米一百石；第二步在圓屯底下墊一層稻草與粳糠（由谷磨成糙米之粗糠），以免地下潮氣侵入；第三步將曬白了的糙米，每百石加以白糠（由糙米碾成白米之細糠）五担到十担（如欲黃色深則多加糠，否則少加。）攪合之，倒入屯中；第四步上面覆以粳糠十數担，使屯中米不致透氣。這樣過了兩個月或三個月，揭開圓屯，其中白米便因發酵就變成黃米了。農民或米商做米的時候都在冬天，所以稱「冬春米」。這種米既和糠攪在一起爛了幾十天，所以有些糠味。初吃的人直覺得格格難入口，可是浙西人民都吃得津津有味。冬春米的好處，據當地人說：第一是香，即外地人不慣聞的糠味；第二是鬆散，做飯較容易；第三是粘性完全失去，易於消化。其壞處，據我們觀察：第一是損耗白米，即做出來的黃米不及原來白米多，損耗率約為二%—一〇%。第二是不易儲

藏，白米普通可儲藏一年到兩年，冬春米僅半年，如果到一年，便要發生腐蝕的危險。第三是減少營養成分，因為經過一次悶閉，米的潤澤完全失去，養分也許要失去許多，故吃起來很覺乾澀。自然，冬春米的滋養力是否不如白米，尚待專家予以分析與研究，不過由浙西人民生得「秀氣有餘，而強大不足」這一點來說，冬春米的養分較差或許可以斷定。（據云蘇州人也吃這種米，如果是實情，那更多一證據了。）第四是不耐餓，因此浙西人民吃飯次數特多，每天由四餐到五餐不等；常見農民在工作最起勁時，因肚餓只得停止工作回家吃點東西再說。這雖然可以提高他們的生活享受，調劑他們工作的疲乏，但總有點妨礙農田工作，並且不經濟。

考粳稻產區居民食冬春米的原因，由前所述，當是由於它較白米易於消化。但查我國產粳稻的地方並不限於浙西，為何在別的地方並不一定吃冬春米呢？說到這裏，我們須得考察浙西人民的工作狀況。前面說過，浙西的士民多以植桑養蠶織綢為業，這種工作不需大力氣，吃粳米便有停滯不化的危險。就是種田的士民，也都因河道四方貫通，出進都用船隻，並且在農田經營上利用畜力的程度很高，所以樂於食用極鬆散而又易於消化的冬春米。但我們

却要注意：客民大多不慣於冬春米的氣味，又因做的是「粗重生活」，所以他們有的是賣出糙米，買進秈米充食；有的自種黏稻，留為自食。（當然土民也有吃秈米的，客民也有吃冬春米的，但居少數。）除浙西數縣外，吃黃米的地方僅紹興縣的沙地而已。

在浙西秈稻生產區域，人民吃的是「蒸谷米」，其色略較白米黯淡，表形亦較粗糙。這種米的做法：第一步用土磚或青磚堆砌一個灶，以能放置二鍋或三鍋為最適宜，灶邊設一風箱，使於抽風吹火；第二步鍋中置木蒸，將谷倒入蒸內，下面燒柴生火將谷蒸熟；第三步將蒸熟的谷數担或數十担聚成一大堆，周圍覆以稻草，使內中發熱；第四步隔一天在陽光下露晒，晒乾後搗碾成米。據云晒谷這層手續很不容易，需要技巧，如果晒得不均勻，有些太乾，有些帶潮，搗碾時便易成碎米。這種米因係先將谷蒸熟，再行搗碾，故又稱「熟米」，普通秈米則稱「生米」。蒸谷米的好處：第一是鬆散，易於下咽；第二是由糙米出精米的程度較粳米及普通秈米為高，計糙米出精米的百分率：粳米與秈米普通由八五%—九五%，蒸谷米則由九五%—九九%；第三是出飯程度亦較粳米與秈米高，約高七分之一；第四是煮飯易熟，可省若干柴火。蒸谷米的短處

也有幾點：一是米的香味完全失去，若冬春米尚有獨到的糠皮味，蒸谷米則「味同嚼蠟」；其次是不易於保藏，因已經煮熟之故；其三就皮相觀之，其滋養力或較冬春米略強，但恐怕還是不及普通的白米。

浙江食蒸谷米的區域較廣，除浙西數縣外，杭州市及其附近各縣亦有食之者。杭州食蒸谷米的多為工廠工人，做重活的苦力，及學校的學生。但這都是因為廚飯或飯莊打經濟的算盤，蓋一來蒸谷米出飯程度高，可以少費米；二來蒸谷米易煮，可以少費柴；實則食者對於蒸谷米並無特別好感。

浙西的這種糧食消費方法，在我國食米區域可算是特殊的了。其給予米糧的損耗，人民的體質，糧食的儲藏能力等等的影響如何？此種方法是應該推廣抑應該制止？這一切都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十，二十，南京。）

顧毓琇著

### 中國科學化問題

秉農山等著

### 科學與中國

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北平分會編印  
北平西單報子街七十六號出售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 關於施劍翹女士的特赦

朱文長

施劍翹女士出獄了，當國民政府的特赦令下來以後。

施女士的被赦，使我們不期而然的聯想到鄭繼成的

刺張宗昌。這兩件案子的經過都頗像演戲，而且都演得「夠味」！兩位主角都博得很大的「采聲」，結果都蒙特赦。

特赦是有原因的。分析起來可以從兩方面說：一面是被刺者的罪大惡極，一面是行刺者的「孝行成人」。至少表面上只有這兩點。

當張宗昌被殺消息傳來的時候，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確曾深深的吐口氣。我個人認為殺得痛快，因為張宗昌早就該殺。更何況殺他的是鄭金聲的侄子，「烈士遺族」，「為叔報仇」！

一般人似乎都和我一樣想，因為他們對鄭繼成都表示極大的同情。但有一件事却銜一樣的擺在大家面前，不得不考慮一下：原來這個國家雖然實際上人情的成分很多，但名義上總還算是法治的。一提法治，那殺人就不得不說是犯罪，即使那被殺者是萬惡不赦的魔王。

在謀法理人情兩不相違的原則下，某報社評中出了個

主意：按法處刑，依法特赦。這個兩全其美的辦法終於被採用了。

這回是第二回了。以後還有沒有呢？那只有天曉得！可是每當我回憶到這兩幕「精采動人」的戲時，我心裏總有點遺憾。這兩個人既然是罪大惡極，為什麼國家不明正典刑的殺了他們？

這也許是很容易解釋的。第一，中國有許多租界可住，更遠點他們還可以跑到外國去，非政府力量所可及。但是這實在是個遁辭。因為以鄭繼成，施劍翹一人之力而能殺死的人，我不信一國政府的力量不能置之於死地。與其說是不能，不如說是不為。因為政府如果真的要將他們明正典刑，那張大個也不會死在濟南車站，孫聯帥也不會仍舊住在天津了。禍國殃民的罪首而仍得坦然的往往來來，我們認為這只是表現國家的法紀蕩然；至於寬縱他們而使含冤被害者不得不鋌而走險，自謀報復，那更是政府在「騙民試法」了！

第二個解釋是帶着點施秘味的。現在華北的局勢很危

急，對於這些北洋餘孽政府不得不敷衍，否則他們聯絡了友邦，建設起「華北國」來，不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嗎？這話不錯！老實說，這是一個好解釋。因為今日的國難已經逼到一個不許我們算舊賬的地步了。只要不做漢奸，都是我們朋友。任何人（連張宗昌，孫傳芳在內！）只要是站在民族的立場上求生存，都應當赦其既往，勵其將來。惟其如此，我們更應該對於算舊賬，報私仇的舉動懸為厲禁。根本鄭繼成，施劍翹就不該特赦！

在千百年來的彈詞，評話，小說，歌謠裏，我們聽過許許多多殘酷的報仇故事。林冲用解腕尖刀嚙的一聲將高衙內的耳朵削下來，一看是個木頭的，覺得不過癢，於是解開他的衫子，照準心窩一刀刺進去，左手伸入，摘出一顆血淋淋連腸帶肺的心來，設下香案，遙祭弔死東京的林冲娘子，這才解了他心頭之恨；武松一把捉過那婆娘來，兜心就是一下，挖出心肝來，在武大的牌位前哭奠，這才消了他滿腔怒火。報復的手段太輕了，不解恨；恰如其分又不是火頭上所能做到的；於是乎不得不幹「痛快」點了。出奇制勝的殘酷手段層出不窮；冤仇越結越深，方法愈來愈忍。直到今天，中國人民一些好殘酷的劣根性未始不是由於這種「復仇哲學」所賜與的。

「我們並不提倡復仇啊，我們贊成的是『爲父報仇』。」人們這樣說。

確實，中國向來是主張「以孝治國」的。從前的皇帝還每每將孝經頒發全國，教民以孝。再加上千百年來彈詞，評話，小說，歌謠中對於爲父報仇的贊美，於是「爲父報仇」這塊招牌更是金光斬亮了。

爲父報仇，對於父親算得孝嗎？我認爲同豐祀，厚葬，大出喪一樣無聊，或更壞些。因爲豐祀，厚葬，大出喪不過無聊而已，不至於有「後災」；爲父報仇可不同了。你有父，人家也有父；你報仇，人家爲什麼不可以報仇？大家報起仇來，循環不斷，我們的國家社會不是成天互相殘殺了嗎？

即使退一步說，我們以直報怨，那也必須將是非觀念弄清楚點。一個在政治上握生死大權的人，當然免不了殺人。被殺的人如果該殺，那麼握權的是執行他的職務，誰也不能怪他，被殺者家屬也不應向他尋仇；被殺的人如果不該殺，那是握權者濫用職權，受害的才有報仇的「權利」。所以，如果孫傳芳該死，那一定是因爲他在上海屠戮了許多無辜青年，龍潭之役毀滅了千萬中華戰士；而決不是因爲他殺了一個助桀爲虐，作張宗昌先鋒的安徽省軍務

獨立評論 第二二六號 編輯後記  
會辦施從濱！  
廿五，十，廿三。

一八

### 編輯後記

編者

△這一期我們登載了三篇論中日外交的文章。趙錫麟先生是在全國經濟委員會服務的一位政治學家，宋士英先生是清華大學政治研究所的學生。他們兩人前此都曾爲獨立撰文。

△侯封祥先生是北京大學的一位畢業生，現在北平的一個中學任教。他這篇文章寄到時正是蔣介石先生到陝西

去的那一天。我們認爲他的提議是極值得注意的：我們希望西北的朋友能根據事實來建議開發西北的途徑。

△張培剛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今年曾到浙江一帶去調查農情。

△朱文長先生是一位北京大學的學生。「關於施劍翹女士的特赦」一文引起許多極端嚴重的社會思想問題。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	第五冊(第一〇一期至一二五期)
第二冊(第二六期至五〇期)	第六冊(第一二六期至一五〇期)
第三冊(第五一期至七五期)	第七冊(第一五一一期至一七五期)
第四冊(第七六期至一〇〇期)	第八冊(第一七六期至二〇〇期)
每冊售價	另加掛號費
甲種(洋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 胡適論學近著

精裝一冊四元  
平裝二冊二元

本書共收論文六十餘篇，約四十萬字，是胡適之先生最近五年中論學術思想的文字。其中有五六篇不曾發表過。書分五卷：卷一是胡先生近年的鉅製，「說儒」及其他討論治學方法的文字。卷二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卷三是整理小說史料的文字，卷四是對於近年國內幾個重要的思想問題發表的文字。卷五是雜文。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本刊前二十期的要目

## 第二一四號

四川問題的又一面  
偽造與抄襲  
論科學研究之統制  
營業稅與所得稅之重複問題  
論均權均勢與統一  
民治政府的審計總監

## 第二一五號

綏東問題的嚴重性  
歐洲南集團對峙之再起  
七科學團體聯合年會之意義和使命  
關於「川行瑣記」的幾句話  
唯一的出路  
制裁與獎勵

## 第二一六號

救國的前線與後方  
趕緊防災  
川行瑣記(四)歸途  
讀「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  
敬答陳序經先生

## 第二一七號

幣權統一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  
介紹周作年先生  
我懷疑漢字的改革方法  
一封關於民教工作的信

## 第二一八號

桂局的解決

論成都事件  
中國地方行政機關的等級  
論縣政建設  
不要忘了綏遠  
「精神建設與民族復興」  
(書評)

## 第二一九號

今後政治之展望  
縣行政改進之要點  
經濟與小說  
濟甯汶上遊記  
救濟失業大學生中應注意的幾點

## 第二二〇號

建設有兵的文化  
論國民大會的選舉  
交通發展與內地經濟  
論改革運動的失敗  
哈佛大學三百週年紀念

## 第二二一號

中國的武化  
論中日交涉  
論最近中日事件的責任  
湘米運粵的一個問題  
兵士教育化  
國大選舉的一個實例  
論強迫民衆教育的實施

## 第二二二號

華北危急了！

張熙若  
陶希聖  
蕭公權  
青海  
朱國慶  
張佛泉  
趙澍  
陳銓  
王化成  
程炳華  
蒙古的位置關係在我國防上的重要  
義務教育與民族力量  
健全縣單位調查統計工作的需要  
漫遊雜感(一)浙贛道中

## 第二二三號

外交政策與策略  
中日國交調整中幾個要點  
論中央地方事權之劃分  
論改革運動之癥結  
蘇聯透視中之東北  
人事的討論(書評)

## 第二二四號

中蘇關係  
安定東亞之一條可能的路線  
對於大學歷史課程的意見  
行政效率與民衆利益  
論非常時期的國民負擔  
漫遊雜感(二)關溪實驗縣

## 第二二五號

婦女參政問題的實際方面  
中國的人口問題  
中國近代化的問題  
國慶在首都  
綏北道上

君衡  
陳之邁  
陳信傑  
譚鳴  
顧毓琇  
吳其玉  
王化成  
鄭林莊  
張富歲  
宋士英  
羅桂珍  
微塵  
張印堂  
佛泉  
李景漢  
陳之邁  
張熙若  
周炳琳  
高青山  
郭子韶  
吳景超  
君衡  
光欽  
雷海宗  
呂學海  
郭勵豪  
陳之邁  
衛哲  
吳景超  
蔣廷黻  
顧毓琇  
信孫



# 四部叢刊三編單行本 特價三書

特價自十月一日起至二月三十一日止

## 太平御覽

宋刊本一百卅六册 定價八十元  
特價五十六元  
郵費一元二角  
裝一元二角

宋李昉等奉勅撰 是編就前代類書羣籍纂次而成凡分五十五門所引書一千六百九十部今已什佚七八宋世刻本罕見已久明本亦極難得近時通行者為嘉慶間鮑崇城刊本全書凡一千卷本館覺得宋刻九百七十四卷用原本影印以覆宋活字本配全對校鮑刻其全闕者二葉其餘脫行漏句訛文誤字尤不可勝數古本僅存洵是人間秘笈

## 天下郡國利病書

手稿本 五十册 定價三十元  
特價二十一元  
郵費一元  
裝費六角

明顧炎武撰 顧氏自序言此書不曾先定義例有得即錄又言比遭兵火多有散失姑以初稿存之篋中云云坊間刊本一百二十卷係後人妄為分析毫無根據且說脫甚多幾於不可句讀是為顧氏原稿手稿黃堯圃定為原分三十四册惟各册未編葉號排比不無錯亂茲經整理詳見卷端編印例言後附錢邦彥增修年譜

## 罪惟錄

手稿本 六十二册 定價卅五元  
特價廿四元五角  
郵費一元  
裝費七角

明查繼佐撰 是書包括有明一代史事本紀二十二卷志三十二卷列傳三十一卷起自洪武迄於崇禎並附福唐魯桂諸王查氏嘗罹莊史之獄不忘故國著為是書其紀載與清修明史多不相同聞見異辭更可傳信此用查氏手稿影印東山國語保明亡殉國傳略與罪惟錄同為幸逃清網之禁本因據抄本附印以廣其傳

【四部叢刊三編所收書計七十種自十一月一日起單行發售另印價目表備索】

### 商務印書館影印